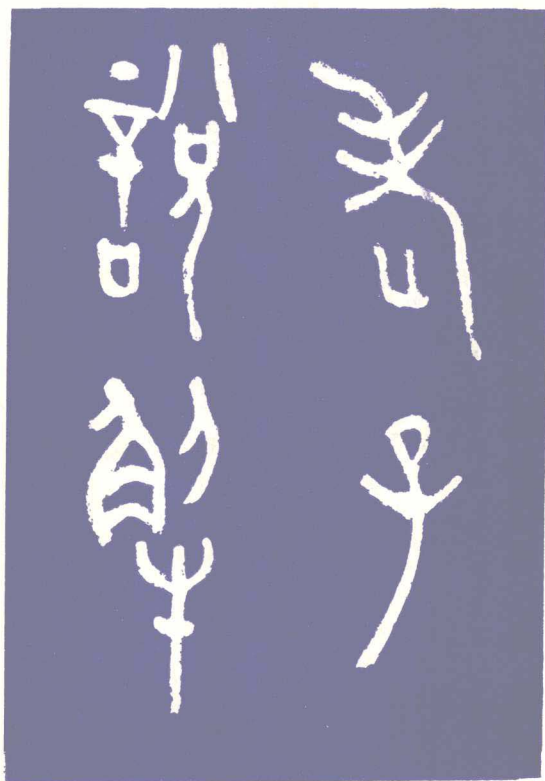


555594



張如松



张 松 如 著

齐 鲁 书 社

封面题字：蒋维崧

责任编辑：赵捷

封面设计：王悦玉

老子说解

张松如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6.75印张 6插页 370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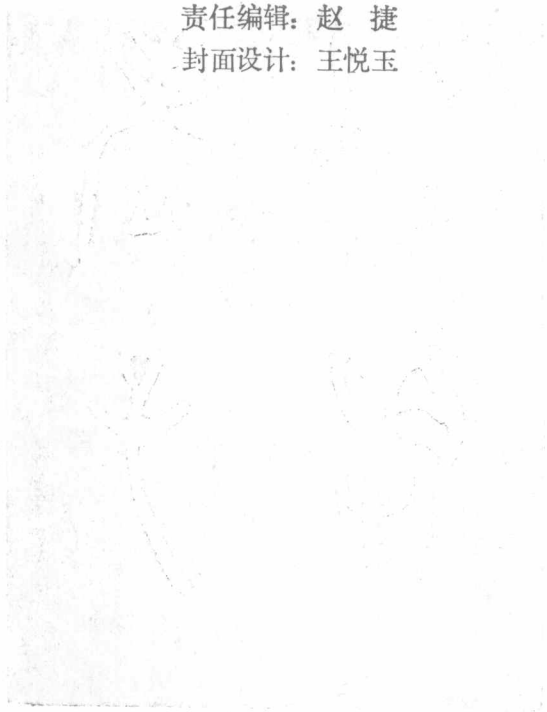
印数 1—6,500

书号 2206·40 定价 5.10元

封面题字：蒋维崧

责任编辑：赵捷

封面设计：王悦玉





吳興趙孟頫書并畫

老子



自序

《老子说解》是以《老子校读》为基础撰写的，初意本在修订，结果实同再造，既不啻补缺纠谬，便无殊推陈出新。此《校读》之所以生发为《说解》也。

《老子校读》原成于一九七九年五月，直到一九八一年五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印数比一万册少六十本。发行不满三个月，就脱销了，在各地新华书店及吉林人民出版社，都再也寻不见它的踪影儿。尔后曾不断收到集体的与个人的、相识者与陌生者索购的来信，作为作者我只能覆以歉意。给予我更多鼓舞的，是提出问题相与探讨的一些函件，有的赞誉，有的质疑，有的商榷，有的辩驳，……所有这些，都增我见闻，广我视野，扩大我的思维领域，使我感到学海无涯，小舟既已启碇，航程便无终期。“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

这种相与探讨的函件，到一九八三——八四年间，一天比一天更多起来。自然也便启迪出一些感想，引发起再来执笔续写的兴致。八四年三月，在北京一次集会上，偶遇齐鲁书社任笃行同志，闲谈间提起这一想法，非常得到他的支持，再三叮嘱成稿后交他们出版发行。洽谈甚欢，颇得我心，便欣然同意了。只说明文债须分缓急，四五月要完成《萧三评传》初稿，

六七月要筹建全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八月间还将赴兰州出席当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志大才疏，心余力绌，老子续篇，尚需要再稍俟时日，才得排到日程上来。约定以后，也曾几度接到来信催促，而直到冬十一月末才得腾出手来，专志进行这项工作。正好在这期间，得读到两部新书：一是詹剑峰先生的《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二是陈鼓应教授的《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我的撰写，从这两部书中，都汲取了不少新意，受到很多启发。特别是陈著，初版原是一九七〇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次我读到的是增订重排本，序文中说于增订之际，曾参考了拙著《老子校读》，并且在方法上与不佞也持同样态度：“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以各家作参考，而不执一。”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既属同调，使我在执笔过程中，便每章都对照阅读了一遍。陈著注释往往摘用台湾治老学人的研究成果，如严灵峰氏《新编》、《达解》、《纠缪》诸书，不乏精义，时放异采，尽是我以往未曾得见者，斯编之作，凡属于这些方面的征引，实多转录于陈著。严灵峰氏《无求备斋老子集成》，仍无缘亲炙，弥合此憾，尚须期诸来日也。

全书结构，依旧由经文、语译、校释、说解四部分组成。虽曰再造，仍属原型。因此，不言而喻，经文、语译，变动不会太大；顺理成章，校释、说解，增改势必较多。着意重点，不在彼前者而在此后者。

于经文的写定与语译的推敲，也并非一仍旧貌：如二十四章“自见者不明”句，“见”疏作“视”，实缘粗读帛书“自是”讹作“自视”致误，当然要改正过来。又如八十章由河、王改依傅、范，增补“至治之极”句，并在“甘其食”句上冠

以“民各”二字，这是有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引文而决定的，或较近真近是。类此等处，语译自当随之调整，实无庸言。另外，则是把过长的译句，适当加以压缩，这只是从视觉上着想，排印起来，尽可能使一句一行，保持诗的形式，比较整齐。但并不是说，这次重写，对经文与语译没有多费力气。诸如《道经》一章中，到底是以“无”字、“有”字为逗呢，还是以“无名”、“有名”为逗呢？到底是以“恒无”、“恒有”为句呢，还是以“恒无欲”、“恒有欲”为句呢？又如十一章中，三个“当其无有”，到底当以“无”字断句呢，还是当以“有”字断句呢？即使“无有”连读了，到底是平列二名呢，还是偏正结构呢？凡此种种，虽然有了帛书，注家仍各执一偏，异说纷纭；因此于经文写定，语译推敲，便不能不反复绞用脑汁，再作详细辩证。至于二十五章，李约《新注》：

“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句读，到底能否自成一格，受到的冲击就更大，似为多数读者所不容；但旧解辞胜而理悖，新注语拗而义长，故不忍割爱，意图两存。像这一些，都属于经文与语译范围，却不得不在校释与说解上浪添许多笔墨，多费一番唇舌。不特此也，初编用意，原在依据帛书，纵览百家，“检别疑缪，参比摩研”，写出一个于义为安的稿本，以便初学；不敢“暗逞私意，阴为笔削”，未能“洗铅华而对真质，洇脂粉以出素面”。语译，只当作通俗注解；校释，释义亦意在校文；说解，实属于臆度札记的性质。这样，依照宾实的原则，自以名做《老子校读》为宜。而这次重修，虽然框架未改，建构依旧，看来只是增砖添瓦，涂油加采；而着力处则在校释的辑舍与说解的裁断，如果说有所增殖与苴补，也大都在这两方面。对于老子道论，有哪些误解尚待澄清，

有哪些诠释犹须商榷，有哪些意蕴还应发掘，老子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社会意识、政治理想，究竟是怎标形成的，有什么贡献，有什么局限，如何承前又如何启后，它的阶级属性与历史影响，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当命笔之际，关注的主要是这些问题。那么，经文的写定，语译的推敲，以至校释的辑舍，便都要以说解的裁断为依归了。这样做，当然只不过是“六经责我开生面”，而不是要使“六经注我”，在历史长河哲学发展的漩流中，不做观潮人，而做淘金者，滤去沙石，提取真金。这就是说，在重修中以及重修后，虽然出发仍由经文，中经语译与校释，而归宿则在说解，一切以说解的裁断为凭依，也为了助成说解的裁断为目的。因此，这个新本自然就理当正名为《老子说解》了。

如此这般，就决定把这个以《老子校读》为基础而撰写的重订本改称做《老子说解》。此固取“名者，实之宾”之谊，实亦本诸“名可名，非恒名”之义也。

像前面说过的，这次改写，虽起意于八四年三月间，而实际着手则在半年后的十一月末。马达一经开动，机器便旋转未停。十二月底到一月初，赴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稿子也携带在身边，每天都抽空读读写写，补补修修，不曾中断过。在这期间，适北大客座教授陈鼓应先生偕夫人过访，畅谈起说解老子事，异常兴奋，并相约合作从事老庄研究，更给我在火上浇油，加了一把劲儿。甚至于往返途中，在火车上也手未停编，至少是脑未辍想。一月八日回到长春，又这样继续了几天。虽然时间被会议与访问的剪刀铰得粉碎，而浓厚的兴趣升华为巨大的凝聚力，把零星的“生命”粘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语云：“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抽象与形象并

举，灵感随理性齐来，不满两个月，于一月十五日，撰写计划便粗略完成了，进展可谓相当顺利。老伴屡屡提出警告，打开红灯，走来跳跳塑料棋，益心苏合诸丸药也定时放好，没有忘记吃；说到症状嘛，心肌梗塞反正是陈旧性的了，自我感觉是良好的。老子云：

我愚人之心也哉！

众人昭昭，我独昏昏。

众人察察，我独闷闷。

惚兮其若海，恍兮其若无所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

长春东中华路33号公木

引 言

《老子》这部书，自先秦流传至今，有许多种本子。本多舛异，字多殊谊，历代论诂论证的专著文章，不可胜数，在看法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异文异义，莫所适从，初学浅读，困难孔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老子》的两种写本，现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不避“邦”字讳，其抄写年代，当早于高祖在位时期，可能是在秦汉之际；乙本字体是隶书，独避“邦”字讳，而仍用“盈”、“恒”二字，其抄写年代，可能是在高祖时期，当在文景之前。三号汉墓的主人是第一代轂侯之子，第二代轂侯之弟，葬于文帝十二年。上溯至高祖末年，中经惠帝在位七年，吕后执政八年，共二十七年。其时正值汉初采用“刑名之言”，崇尚“黄老之术”的风气很兴盛，这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当必是墓主人生前珍藏的旧抄本，死后用做殉葬品的。可见这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见到的《老子》一书的最古本子。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已全部陆续整理出版，其中关于《老子》部分，有以下三种：

(一) 《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九

月。目次：

《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

《道德经古本篇》：唐傅奕校定。据正统道藏本印出。

(二) 《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释文》：《文物》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期。

(三)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三月。目次：

《老子》甲本释文，并附简注。

《老子》乙本释文，并附简注。

附《老子》甲乙本及傅奕本对照表。

现在就以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及《老子》乙本为标准，用来校读后世诸本，主要的是：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王弼《老子注》、傅奕《道德经古本篇》、李约《道德真经新注》、司马光《道德真经论》、苏辙《道德真经注》、崇宁五注本《老子注》、范应元《道德经古本集注》、焦竑《老子翼》、王夫之《老子衍》、魏源《老子本义》及近人奚侗《老子集解》、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劳健《老子古本考》，并特别参照了朱谦之《老子校释》与蒋锡昌《老子校诂》。后二书所录诸本异文，颇为详备；朱本以唐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文为主，参考石本敦煌本旧抄本正统道藏本诸刻本共一百余种；蒋本以民国九年浙江图书馆覆刻浙江书局王弼本为主，参考东汉魏晋以迄明清诸本共八十四种；考校训诂，俱极精审。本编择要选取，以为参证，得力匪浅，受益良多。

《史记·老子传》：“老子乃修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书盖初成于春秋末期，流行于战国时代。先秦之际，原以《德经》部分为上篇，《道经》部分为下篇，不分章，这从《韩非子》中《解老》、《喻老》引文及帛书《老子》甲乙本内容都可得到验证。大约在汉朝以后迄于晋宋，逐渐变作以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并分上篇为三十七章，下篇为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今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俱如此，河上公本且复为标题冠于每章之首。如果也按今本分章，则帛书甲乙两本章次相同，而与今本章次间有不同之处。章次姑不论，只说上下篇：按《老子》所讲的“道”，多属宇宙论与本体论范畴，所讲的“德”，多属人生论与政治论范畴。如依时代思维进程，武王克商，宗周建国，即制礼作乐，以“德”配天；而降及东迁以后，才逐渐赋“道”以本源及规律之形而上的意义；故于春秋战国之际，首先应是由“德”升华为“道”，其后才得从“道”衍生出“德”。《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实当符合古义。迨秦汉继统，天下为一，整个民族文化理论水平随着实践力度与认识能力的缓慢发展而逐步提高，开宗明义，先“道”而后“德”，更合逻辑，且成体系。盖“德”者“道”之功，“德”之与“道”，亦犹历史唯物主义之与辩证唯物主义，此虽拟于不伦，而例实可比，遂将《德》、《道》两经慢慢倒置过来，这是极顺当，也极自然的。或云，《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有两种：一种是道家传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老庄论及道德，总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道”为“德”之体，“德”为“道”之用，此义老庄已明之，遑待汉晋？另一种是法家传本，《德经》在前，《道经》

在后，此于韩非书及帛书可征信，如前言，盖法家读《老子》，更重视论人生与政治的部分，因将《德经》移置《道经》前。除非地下续有发现，凡此亦仅属臆测，《老子》初型，实已难以确指了。现在，我们此编，只为方便初学，不图尽复旧观，更不讲求家数，因仍依照后世的约定俗成，分《道经》《德经》上下篇八十一章，只是河上公所造章题系一家言，未必尽合老义，不再列入了。章次亦依通行诸本，与帛书本不同者于校释或说解中加以说明。

本编经文，系于古今诸本中择善而从，逐句写定；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以各家作参考，而不执一。经文是如何写定的，俱见校释中，校释即校读记，以校为主，以释为辅，释义意在校文，释义以有助于校文为限；经文写定后，附以今译，老文优美，多似包含哲理的诗篇，译语虽力求信达雅，但很难表现原来风格，只当作通俗注文罢了；每章末缀以说解，意在阐发章旨，校释译注，意有未尽，亦在说解中补述，偶有领会，辄作发挥，不忌汗漫；老子哲学，异说纷纭，古今聚讼，迄无定论，每章旨意，见仁见智，容有短长，强作说解，谈何容易？实际上只是一种初学的札记而已。稿虽三易，且经增补，仍近草创，带着很大程度的探讨性质。限于学力，错误疏漏，势所不免，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

131	章 十
132	章 十
133	章 十
141	章 十
142	章 十
151	章 十
161	章 十
162	章 十
181	章 十
188	章 十
191	章 十
200	章 十
203	章 十
209	章 十
215	章 十
222	章 十
223	章 十
224	章 十
225	章 十
226	章 十
227	章 十
228	章 十
229	章 十
230	章 十
241	章 十
242	章 十
243	章 十
244	章 十
245	章 十
246	章 十
247	章 十
248	章 十
249	章 十
250	章 十

目 录

自 序 引 言

上篇道经

一	章.....	2
二	章.....	20
三	章.....	26
四	章.....	35
五	章.....	42
六	章.....	49
七	章.....	54
八	章.....	59
九	章.....	65
十	章.....	69
十一	章.....	76
十二	章.....	83
十三	章.....	87
十四	章.....	94
十五	章.....	103
十六	章.....	109
十七	章.....	118

十八 章	123
十九 章	126
二十 章	132
二十一 章	141
二十二 章	149
二十三 章	156
二十四 章	161
二十五 章	165
二十六 章	182
二十七 章	188
二十八 章	193
二十九 章	200
三十 章	203
三十一 章	209
三十二 章	215
三十三 章	222
三十四 章	225
三十五 章	232
三十六 章	236
三十七 章	241
下篇德经	
三十八 章	246
三十九 章	253
四十 章	263
四十一 章	271
四十二 章	279